

教育部统编《语文》
推荐阅读丛书

金银岛

[英] 罗伯特·斯蒂文森 / 著 张友松 / 译

经典名著
口碑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金银岛

[英] 罗伯特·斯蒂文森 / 著 张友松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英)罗伯特·斯蒂文森著;张友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ISBN 978-7-02-013806-7

I. ①金… II. ①罗…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7584 号

策划编辑 王瑞琴
责任编辑 张海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崔欣晔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9 千字
开 本 65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 张 19 插页 1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06-7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从2017年9月开始,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全国中小学陆续启用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统编教材加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内容,更加注重立德树人,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提升语文素养、涵养人文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大型文学专业出版机构,长期坚持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立足经典,注重创新,在中外文学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为配合国家部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广大学生课外阅读提供服务,我社在总结“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出版经验的基础上,邀请专家名师,经过认真讨论、深入调研,推出了这套“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丛书收入图书百余种,均为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书目,基本涵盖了古今中外主要的文学经典,完全能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阅读需要,对增强孩子的语文能力,提升写作水平,都有帮助。本丛书依据的都是我社多年积累的优秀版本,品种齐全,编校精良。每书的卷首配导读文字,介绍作者生平、写作背景、作品成就与特点;卷末附知识链接,提示知识要点。

在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

儒敏教授,给予了“去课程化”和帮助学生建立“阅读契约”的指导性意见,即尊重孩子的个性化阅读感受,引导他们把阅读变成一种兴趣。所以本丛书严格保证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结构的连续性,既不随意删改作品内容,也不破坏作品结构,随文安插干扰阅读的多余元素。相信这套丛书会成为广大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家庭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8 年 3 月

目 次

导 读	1
-----------	---

第一部 老海盗

第 1 章 投宿“本卜司令”客栈的老水手	3
第 2 章 黑狗的来踪去影	12
第 3 章 黑牒	20
第 4 章 海客的提箱	27
第 5 章 瞎子的下场	36
第 6 章 船长的密件	44

第二部 船上的厨师

第 7 章 我到布利斯托去	55
第 8 章 “望远镜”客栈	62
第 9 章 弹药和武器	71
第 10 章 航行	78
第 11 章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的话	86
第 12 章 军事会议	94

第三部 海岸探险

第 13 章	海岸探险开始	103
第 14 章	第一个回合	110
第 15 章	岛上奇人	118

第四部 木 寨

第 16 章	放弃大船的经过(大夫讲的故事)	129
第 17 章	小船的最后一趟行程(大夫继续讲的故事)	135
第 18 章	第一天战斗的结果(大夫继续讲的故事)	141
第 19 章	木寨里的要塞(以下仍由本书主人公吉姆讲述) ...	148
第 20 章	西尔弗的使命	155
第 21 章	袭击	164

第五部 我的海上历险

第 22 章	我是怎样开始海上历险的	173
第 23 章	在退潮中	181
第 24 章	独木舟的漂流	189
第 25 章	我扯下了海盗旗	196
第 26 章	伊斯雷尔·汉兹	202
第 27 章	西班牙八字银角	213

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

第 28 章	在敌营中	223
第 29 章	又一次黑牒	233
第 30 章	假释	242

第31章 探宝——弗林特的指针·····	250
第32章 探宝——树林中的声音·····	258
第33章 匪首的末日·····	266
第34章 结局·····	274
译后记·····	282
知识链接·····	286

冒险小说的鼻祖是《鲁宾逊漂流记》，它比《金银岛》多出版了一百六十四年。有人说鲁宾逊没有得宝藏，鲁班的《鲁宾逊漂流记》和新蒂文森就创作不出《金银岛》。可是，作为同样受孩子喜爱的冒险小说，为什么要说《金银岛》是儿童冒险小说的金宝塔呢？

这么说，不仅仅因为《鲁宾逊漂流记》的主人公是大人，更重要的是它根本就不是今天给孩子看的童书，而是一本写给大人看的、讽刺和调侃成人社会童书。“无数的小孩将它当作自己的书”是因为他们在爱它时爱，得罗·克拉克在《书·儿童·成人》一书中道出了真相：“成人好知道儿童的心理倾向后，就像修剪花木似的，把鲁宾逊中那些梦魇般的、荒诞离奇的教训，都一一地剪除，只留下孩子所喜爱的部分，并改编成最适合儿童读的《鲁宾逊漂流记》。”

《金银岛》就不同了，它不但是专门为孩子创作的儿童故事书，而且就如同《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说：“鲁宾逊”是“非虚构”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金银岛》都是一部典型的儿

第二章 “本卜司令”和他的老水手

第一部 老海盜

屈勞尼、麥爹、利非西大夫和其他几位先生则要把这千金

銀島的全形詳細情節寫下來，只有这个島的方位不要說明——

因为島上那些財寶沒有發掘出來——我就在紀元一七二二年

動筆寫“本卜司令”麥爹和那位帶刀傷瘡痕的怪巧

老水手——利非西大夫的事——

——這件大事得一般。老水手推

身後跟着一個手推車，我

本怪很壯，面色黑黃，心情

他還作狀挺的藍色外衣

了口子，一邊臉上有一道

四

老水手

的教

——

——



① “本卜司令” (1722—1723)，英國海軍名將。在對英屬美洲、印度、中國、日本等處，都有戰績。在對英屬美洲，曾以少壯，小曾獲用過的名譽。在對英屬美洲，曾以少壯，小曾獲用過的名譽。在對英屬美洲，曾以少壯，小曾獲用過的名譽。

第 1 章 投宿“本卜司令”^①客栈的老水手

屈劳尼大老爷、利弗西大夫和其他几位先生叫我把关于金银岛的全部详细情节写下来，只有这个岛的方位不要说明——因为岛上还有些财宝没有发掘出来——我就在纪元 17×× 年动笔，从我父亲开设“本卜司令”客栈和那位带刀伤疤痕的棕色老水手初次在我们店里投宿的时候写起。

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一般。老水手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到客栈门口，身后跟着一辆手推车，载着他的水手提箱。他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面色黑黄、心情沉重的大汉；一条油光光的发辫^②拖在他那件肮脏的蓝色外衣上；双手粗糙，带着创疤，污黑的指甲裂了口子；一边脸上有一道刀伤的铁青色疤痕，显得很脏。我记得他向小海湾四面张望，同时吹着口哨，然后突然放声唱出他后来常唱的那首老水手的歌——

① 本卜司令，本卜（1653—1702），英国海军名将，在对法战争中屡立奇功；曾获海军少将衔，任舰队司令，并以身殉职。小客栈用他的名字做店名，表示对他的崇敬。

② 当时的水手有留辫子的风尚。

十五条好汉同在死人箱^①上——

哟嚯哟，快喝一瓶酒！

老调高亢而发颤，这种歌声似乎是在推动船上的绞盘棒的时候配合着劳动的节奏形成的。随后他使用随身带着的一根木杠似的棍子在门上敲了几下。我父亲应声出来，他便粗声粗气地叫我父亲拿一杯朗姆酒来。他接过送来的酒，慢慢地喝着，像是一个行家似的品尝着，津津有味，同时还向海边的悬崖张望，又抬头看看客栈的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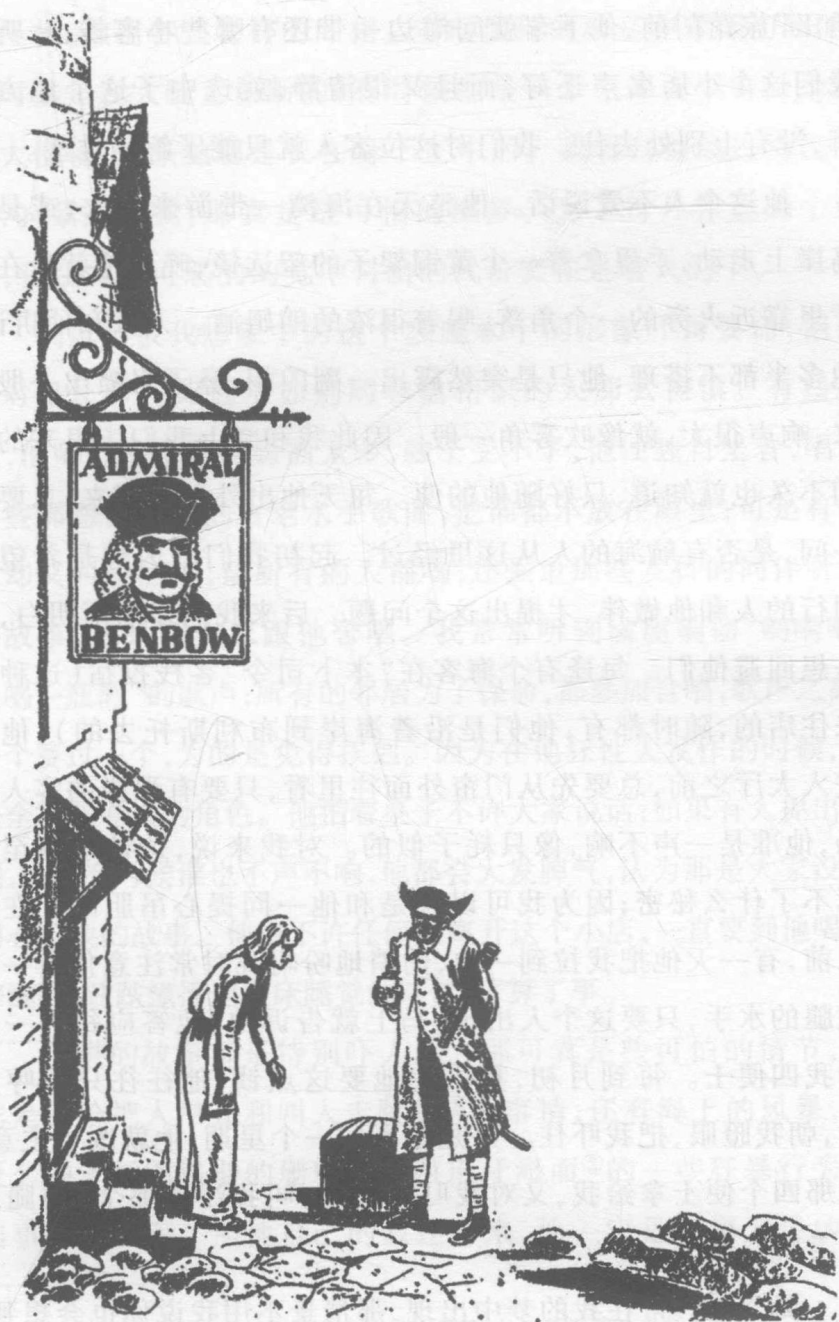
“这个小湾倒是挺方便，”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小酒店开在这个地方，也怪叫人欢喜的。伙计，顾客多吗？”

我父亲告诉他说不多，客人少得很，真是太晦气了。

“哦，那么，”他说道，“我在这儿住下正好。喂，伙计，”他向推手推车的人喊道，“就停在这儿，给我把箱子搬进来。我要在这儿住几天。”他接着说：“我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只要有酒和咸肉、鸡蛋就行了，那个山头上还可以望见船只走过呢。你问怎么称呼我吗？就叫我船长好了。啊，我知道你们在指望着什么——喏，”他随手往门口扔下三四个金币，“等这些钱花完了的时候，你们就告诉我好了。”他凶狠地说道，神气得像一个长官。

说实在的，他穿得虽然很破，说话也挺粗，看样子却不像一个普通的水手，而像个大副或是船长，惯于使人服从或是动手打人。推手推车的人告诉我们说，前一天早晨，驿车把他载到“乔

① “死人箱”是一个小岛的名字。



他接过送来的酒，慢慢地喝着，像是一个行家似的品尝着，津津有味，同时还向海边的悬崖张望，又抬头看看客栈的招牌。

治王”旅馆门前，他下车就问海边一带还有哪些小客栈，一听说我们这个小店名声还好，而且又很清静，就选中了这个地方落脚，没有上别处去住。我们对这位客人就只能了解到这些。

他这个人不爱说话。他整天在海湾一带游来荡去，或是在高崖上走动，手里拿着一个黄铜架子的望远镜；晚上他就坐在大厅里靠近火旁的一个角落，喝着很浓的朗姆酒。人家和他讲话，他多半都不搭理，他只是突然露出一副凶相，鼻子里喷出一股气来，响声很大，就像吹雾角一般。因此我和常上我们店里来的人们不久也就知道，只好随他的便。每天他出外游荡回来，总要问一问，是否有航海的人从这里经过。起初我们以为他是希望有同行的人和他做伴，才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才渐渐明白，他是想回避他们。每逢有个海客在“本卜司令”客栈投宿（这种人来住店的，随时都有，他们是沿着海岸到布利斯托去的），他在进入大厅之前，总要先从门帘外面往里看，只要有那样的客人在场，他准是一声不响，像只耗子似的。对我来说，这桩事情至少算不了什么秘密；因为我可以说是和他一同提心吊胆的。在这以前，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吩咐我时常注意侦察一个独腿的水手，只要这个人出现，马上就告诉他；他答应每月一号给我四便士。每到月初，我去找他要这点钱，他往往只哼哼鼻子，朝我瞪眼，把我吓住。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改了主意，把那四个便士拿给我，又对我叮嘱一番，叫我注意那个“独腿的水手”。

那个怪人常在我的梦中出现，那情景不用我说你也会想到。在狂风怒号的夜里，屋里每个角落都被风震动了；海涛在小湾一带和高崖上冲击，响声如雷。这时候我就会看见他现出各种奇

形怪状,做出各式各样的凶相。有时候他的腿是在膝部切断的,有时候是在大腿上切断的;有时候他是一个生来就只有一条腿的大怪物,这条独腿是长在身子正中的。我看到他跳过篱笆和水沟,紧迫着我,那真是最可怕的噩梦。为了每月挣这四个便士,我在这些可恶的幻觉中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够大的了。

我虽然被我想象中的这个独腿水手的形象吓得要命,但是我对船长本人却远不如别的和他相识的人那么畏惧。有些夜晚,他喝的掺水的朗姆酒太多,脑子受不了,他便独自坐着,唱他那些邪恶而狂野的古老水手歌曲,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有时候却又叫些酒来,请所有的人都喝,还强迫那些发抖的同伴听他讲故事,或是叫大家跟他合唱。我常常听到满屋响彻“哟嗬哟,快喝一瓶酒”的歌声;所有的邻居为了保命,都参加合唱,歌声之高,一个赛过一个,为的是免得挨剋。因为在他狂性大发作的时候,他是全场最专横的角色。他拍着桌子不许大家说话;如果有人提出问题,或是有时候谁也不声不响,他都会大发脾气,认为那是大家没有用心听他的故事。他也不许任何人离开这个小店,一直要到他喝得醉醺醺,跌跌撞撞地上床睡觉的时候,才算了事。

他讲的故事都是特别吓人的。那可真是些可怕的情节,无非是描绘把人吊死和叫人走跳板^①的事情,还有海上的风暴,以及名叫干托图格斯的珊瑚礁和西班牙海面^②的一些狂暴行为和出事的地点等。照他自己的叙述看来,他一定是在海上最凶恶

① 走跳板,一种海盗处死俘虏或同伙的刑罚,办法是逼着被处死的人在一条伸出海面的木板上往外走,让他掉到海里淹死。

② 西班牙海面,指南美洲北部海岸包括加勒比海一带的海域;因为那些地方原来是属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故有这个名称。

的歹徒中厮混过。他讲那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几乎也像他所描绘的种种罪恶行为一样,把我们这些纯朴的乡下人吓得要死。我父亲常说我们这个小店会完蛋,因为人们老受这个专制魔王的压制,回去睡觉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大家也就不会再来光顾我们了。可是我却实在相信他在我们这儿住下,对我们是有点好处的。人们起初虽然被他吓坏了,可是事后回想起来,却又很喜欢那个味道,因为在我们那种安静的乡村生活当中,能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调剂调剂,确实是挺痛快的。甚至还有一些小伙子偏要假装很敬佩他,称他为“老牌的水手”和“真正的海上英雄”,以及诸如此类的惊人的称呼,还说他才真是那种能使人感到英国在海上的威力的好汉。

从一方面看来,他确实很有毁灭我们的可能;因为他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住下去,后来竟至一月又一月地留在这儿,结果他付的那点钱早已花光了,我父亲却还不敢再向他索取膳宿费。如果他一旦提起,这位船长就会哼着鼻子发出很大的响声,听起来好像他在怒吼一般;他再一瞪眼,就把我父亲吓跑了。我看到父亲碰了钉子之后,无可奈何地扭着双手;我想他在那种苦恼和恐惧中过日子,一定是促使他过早地含恨而死的原因。

这位船长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一直没有换过衣服,只从一个小贩那儿买过几双袜子。他的帽子有一边的卷角折断了,他从此就老让它耷拉着,尽管刮风的时候挺不方便,他也不在乎。我还记得他那件上衣的样子,他自己在楼上把它补了又补,直到后来,终于尽是补丁了。他从来没有写过信,也没有收到过信;除了邻居而外,他从不和别人谈话,而且就连他和邻居们交谈,也只有在喝醉了的时候。他那只水手提箱,我们谁也没有看到

他打开过。

他只碰过一次钉子,那是我父亲的病情大为恶化,终于丧了命的最后阶段的事情。有一天后半下午,利弗西大夫来给我父亲看病。我母亲给他做的饭,他只吃了一点,就到大厅里去抽烟,等着他的马从村庄上过来,因为我们这个老“本卜”店里没有马房的设备。我跟着走进店里,现在还记得当初这位整洁而爽朗的大夫假发上敷着雪白的粉^①,一双黑眼睛生气勃勃,态度和蔼可亲;他和我们那些少见世面的乡下人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我们店里那个稻草人似的肮脏而郁闷的、烂眼的海盗,醉醺醺地坐在那儿,两只胳膊放在桌上,他和那位大夫对比之下,就更是截然不同了。忽然,他——就是我们那位船长——又高声唱起他那首永远唱个没完的歌来了:

十五条好汉同在死人箱上——

哟嗬嗬,快喝一瓶酒!

其余的人都让酒和魔鬼送了命——

哟嗬嗬,快喝一瓶酒!

起初我猜想“死人箱”就是他放在楼上的前房里那只大箱子,这个念头和我在噩梦中看见的那个独腿水手的印象搅混在一起了。可是这时候我们大家都早已不怎么注意这首歌了;那天晚上,除了利弗西大夫,谁也不觉得那有什么新奇了。我看出这首歌没有引起他的好感,因为他正在和老园丁泰勒讨论一种医治风湿病的疗法,便为歌声的搅扰而生气,抬头望了一眼,才继续谈下去。船长对他自己的歌越唱越起劲,后来终于在桌上

^① 男人戴假发,上敷白粉,是当时的风尚。